

此

庵

講

錄

序

姚江阻伏絕學中淹蕪欲燼而
火傳道未墜而人在識大識小
過我門者咸曰聖人之徒希聖
希天尊所學者原是大賢之事

但立必爲聖賢之志疇非可爲
堯舜之人幸得與於斯文敢畏
難於名教洪惟

今上乘乾御世應運開基當成王
踐祚之英年續夏啟敬承之大

業

敷宣皇極

兼總萬幾
鄒魯之靈
配天濂
雒之傳
在世師
師濟濟
咸用
讀書
人臣哉
鄰哉
類皆
公輔
器化
行

自上宣哲維人統困勉庸材方

隅陋質慙十五而志學粗知章

句爲文傷十八而少孤謹守父

師遺訓空抱慈湖之願不遇金

谿欲開子厚之堂難逢正叔提

衡衆說旁及百家確然有見夫
新建之良知斷斷不越乎中庸
之明善半生學問少有依歸始
與博士弟子員辨同異於成均
繼與縉紳士大夫共講求於書

舍取經書爲定格藉憤悱爲兩
端或趨庭輯以爲篇荷同志錄
而成帙馬別駕梓雍談于徽歛
潘鱗長刻社講于白門吳子立
齋負笈千里悉總後先之說來

集鄙倍之成因思羣弟子之記
言一字不真便失立言之本意
聚同門而講學一疑未訂遂分
所習之異同故有子夏氏之儒
子游氏之儒溯洙泗之源豈曰

異授亦有齊之論語魯之論語
登杏壇之座原無擇言總之記
者非說者之心說者非作者之
手聖賢親炙尚有微細之分蒙
叟相承豈無傳寫之誤若非親

攷其謬誠恐以是已見者而背
前人必須自較其全免致以欺
及門者而誤來學是以欣茲吳
子之請訂今災木之書又念同
人互證發論因乎一時成見相

參直指辨于言下或言不能盡
乎意或偏不能蓋其全或尼山
行過處不行或諸儒用說處不
說一經辭辨遂有醇疵人各非
其所非亦各是其所是漢儒以

授經爲業奉師承者咸各守其
專家宋儒以講學爲功列門墻
者得不阿私所好要之求有功
于孔孟無非期學步于朱程敢
曰用以鼓吹 休明亦將旁求

補過云爾

順治八年歲次辛卯六月丙寅

武陵胡統虞識

題成均講錄序

西蜀胡世安撰

人心中直以動曲而能致者其惟善乎天地之心卽于是見降受無渝存發不貳鑑空水止有何不明乃鑿知者深求之而善不明矜知者紛求之而善亦不明則不能于自心中見天地之心也此庵倡明明善之學旣破其童習錮見又祛其外援支解直引之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無非欲人從自心中見天地之心而其喫緊爲人莫要于舉乾之龍德以明善夫乾統

天之德以元而文言繫以善之長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繫傳以一陰一陽之道直屬繼之者善也言長則更無一物與之敵矣言繼則亦別無他物可以間之矣天心人心不岐兩在自潛歷亢何地能昏故曰大明終始善無息體明無止法先正異同之論準于明善而不得不齊明善異同之解準于龍德而尤覺大備蓋乾道之變化而純粹精也學問亦外王事功亦內聖深求之而明紛求之而亦明也知至至知終終卽天行卽天則又何能外自心見天地之心哉此

菴言之庸而大變化而精微盡人之學也而實統天
之學也

成均講錄序

金之俊撰

董仲舒曰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開也教化之本原也典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才則英俊宜可得矣若見乎學之關于教化者重而師之所繫于學者尤重也

清朝鼎興崇尚學校慎選師儒視前尤加茲焉大司成孝緒胡公以碩學茂修特膺

簡命毅然以興起教化爲己任謂古人學而後入政未

聞以政學今日遊辟雍而執經問難之輩卽他日縉
印綬而敷教宣化之流若不講明聖賢立言之旨何
以發揮聖賢澤民之學曾子固所云以不學未成之
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仁
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此皆造士者之
過也余之所怒焉大慮也于是日進生徒而橫經講
道反覆提撕響如振玉日積月累彙之爲成均語錄
每發一義必解去粘縛脫盡窠臼而又嚴黜邪袤詭
誕背聖真而流二氏之說使學人曉然見聖賢之

如日星之麗天江河之行地而因以自見其心原渾
然具足聖賢之心以之端學術正人品達國體裕經
濟舉積此矣將來教化蒸蔚風俗淳茂所在黎民樂
業盜賊衰止伴

聖

天子收崇儒嚮學之明效而立臻邅隆者皆胡公造
士力也嗚呼觀茲錄也乃見明體適用之學未有不
知經傳爲何語身心性命爲何物而貿貿焉自誤誤
人并誤天下國家者也然則世又何必以道學爲詬
病哉

序

吳門友弟宋學顯撰

絕學之不明久矣我友孝緒先生以玉局宗工數經說義嘗有圖書解原性諸藁從鄰筒中見眎其于軒轅面目洙泗淵源庶乎身親見之直接正統矣近者鱗長潘子自燕還吳携其金臺社講以歸吳門好學之士翕然奉爲指南于是孝緒之學倡明于

京師者漸被于東南而同風于天下甚盛事哉京師者天下之所往學術奇正純疵無不視爲標準矧時值

鼎新則世道人心尚在草昧經綸之際故天愛人國必
誕生鉅儒爲之說經以一天下之學則聖賢宗系如
日經天專之百千累葉可以永久而無弊善乎孝緒
之言曰原本六經發明鄒魯庶不使從旁側山者長
生心害政之漸乃日進成均多士究論明善誠身之
旨輯而成書公諸天下功在世道人心不小也中余
追邈往事嘆惜斯文如良知之學文成尚矣嗣而各
流踵事論說如林非不足以探藏孔壁潤色儒衣然
或以棲神玄寂爲超或以依附名節爲實及其弊也

輟學不講第以盟約相將互爲標榜識者憂之湛持
文先生嘗頌予而嘆曰昔之講學者以忠孝廉潔爲
本今之立社者以聲氣肝膽爲名江河不返謂世運
何夫湛持處叔季之時必懼其終孝緒際鼎新之會
必謀其始蓋士君子不日與聖經賢傳相習卽有名
利之心以應之而生平事業遂不可問孝緒所以日
孜孜耳然則今日之端學術正人心爲一代風化之
首者舍是編吾誰與歸

金臺社講序

同社松滋後學潘游龍撰

士君子不究心聖學不稱讀書而學非明善誠身亦無以致聖人之道故惟心有妙悟德堪師表而後見之乎言以覺世迪人斯大業晦而復昭微言絕而復續周行倬然而性教長在天壤也吾鄉胡孝緒先生天賦異質敏惠絕世博極羣書探奇汲深領其要漱而不爲詞章之學龍往遊長安值先生秉教璧宮登壇豎義直剖性靈送一難則波涌雲興折一疑如升

霄觀日覺四子當日之淵衷奧諦映發於先生指顧之間春風與披而靈雨爲潤不自覺其移人之遠也一時有德有造無不願遊先生之門承其單辭餘論以爲欣幸而先生自視歆然無幾微矜勝意嘗言吾與二三及門討論正學豈求以口舌見長亦冀有裨於身心耳龍因竊窺先生檢躬清約不殊寒素又嘗語龍曰人生仕宦幾時苟念遠圖獨惟砥德柰何以彼易此且富貴有分如布帛之幅焉吾不敢貪以明攝也先生之稟心如是豈非所謂默而成之以身爲

教者與茲學庸講義一篇皆先生自得之要讀者因是亦足想見先生矣江陰令李君岡陵固出先生門意操端潔絕類先生乃捐俸授梓以公于世甚盛心也嘗攷經籍志學庸傳疏自梁武戴顓諸家迄於明代凡有標目者約數十家今學者未能悉睹其書每懷歎慕然雖傳至今未必若此編之簡要而切著也河圖闡不傳之秘而茲編暢用中之蘊庶幾明道諸公復見於今日也夫

成均講錄自序

余昔待罪成均仰觀

先師在廟之靈俯對諸生在雍之盛輒凜凜竦履是
懼首念

國家教育新開爲斯道薪盡火傳之始先儒許魯齊
當大元定鼎之日一聘輒起日不如此則吾道不行
有識者推爲聖學絕續之命學者讀聖賢書守先儒
訓一朝而與聞師儒之政亦何敢多讓焉因與諸生
切磋期于共發聖賢之旨以堅人必爲聖賢之志雖

嚴寒溽暑亦不敢輟而二三同官每講必錄遂以成帙出就正于諸縉紳大夫而及門羣賢亦私相傳習友人命授之梓余曰聞之先儒有戒門人錄講語者矣未聞有自付之剗削者也因塵之案頭凡三年而馬子翰如固請携之南今年復欲災之木余曰著作之書思腕商確尚恐其有未盡何況討論之際問者突如其來答者叩然後竭既不得取之口給以欺天下之人又不得逐句思維以作商量之語言必求于合義義必期于守先橫成見于胸中既恐非問者

來意掇陳言于紙上又慮非聖賢之本旨立言之道
如此其難而欲言言與千聖合符句句與先儒合拍
此適難矣且見各不同要期明道譬之適路者除却
南轅而北轍無當矣其餘北轅北轍卽使水與陸爭
馳東與西分道總斷抵北而止蓋無論殊塗也若曰
迂捷之徑有岐勞逸之功有辨余則曰惟周公作指
南乃能使風雨不迷耳翰如之志堅矣倘有見斯刻
者曰夫夫也其讀古先大儒之書而有憂患乎其讀
古先聖賢之書而有愧心乎余庶幾謝之若曰爲此

者蓋續聖學不絕如綫之命心良苦哉余曰不然也
余司成人者也余職也余立言也乎哉
順治七年中秋後五日武陵胡統虞述

此例八則

一成均語錄皆彙倫堂上親口開示直指本源不
假思維不執成見恒得退與監丞王悔菴先生
蕭禹太先生全錄成篇次序呈點定間有後先失
次聽受訛舛者少爲訂正餘皆堂上敷言一字
不曾刪改

一成均講論因問施教非劈空臆說後馬生翰如
恐語意高峻學者難入懇講一書兼有便子制
舉子業者先生始命諸士自拈一章先講以爲

戶部一
發論之端要皆揮豁斯理不習經生訓詁

一金臺社講自成均入院後二三同志與諸士之

後至者結社懇教恒因學問有主且飲食門下

遂得與聞斯席每講諸士既集各將所欲質者

開列次第呈案後請先生陞座隨案上次第發

俳啟憤初非豫設一辭以當諸友問難間有因

問旁及他書者隨掉隨轉絕無留難瞻顧之氣

其教人之圖通直捷者如此

一金臺社講皆說四書蓋以此學至孔孟如日月

中天江河行地就書闡揚猶恐發揮不盡而孔
孟不傳之秘早已從言下逗出欲使學者盡反
之身不使他說得雜之也

一先生豎論非說本體則說功夫說本體者使人
知聖賢之源說功夫者使人勵爲聖爲賢之志
陽明而後爲道求人之心于先生爲最苦

一學問之功關邪崇正先生勦絕二氏機用非我
輩薄劣所知卽二氏中久在叅學者亦不知其
用意之高遠諸生中間有偶舉一二言以問難

者先生輒能就彼說以破之俾得豁然于吾儒
大中至正之道

一 就恒 以貢監入雍獲侍先生口授絕學五年于
茲凡先生之動靜出入身體力行無不親炙所
謂無行不與者似亦微窺其一二故凡先生之
所言所行備禮儀而躬大道振絕學而起斯文
者曾謬錄成篇佩服味翫先生命之曰退私錄
嗣刊成帙以公同人

先生以道爲己任學積于躬語錄雖成如陽明

之初刻傳習錄以便學者依歸後有同心互相
訪求知先生必不吝提命振興絕學惟我同志
相期續輯共彙成編以無負先生羽翼鄒魯之
意

順治八年六月辛未門人吳就恒齋沐謹識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卷

二孟講錄

六卷

成均講錄上

七卷

成均講錄下

原性

或問

學規

八卷

萬壽宮講錄

九卷

此菴講錄

十卷

此菴書問

大學講錄

男觀微錄

金臺社諸子集講大學。李萬成。張顯侯。主明德。吳介仲。主止至善。高勵昌。主知止。咸請質于先生。先生曰。聖賢一書。如軒轅鏡。懸之空中。四面八方。皆可以窺光影。諸子之說。何所不宜。至于當年親切之旨。大約以止至善爲主。以致知爲功。總之不外修身兩字。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明德是心體。至善是性體。新民是明德中事。旣曰明德。何以有箇至與不至。譬之古鏡。寶光俱足。然有經月不染一塵者。有經年不染

一塵者。有數十年不染一塵者。蓋原初銅質。有純粹夾雜之不齊。便落在氣質邊。所以無不善而有不至也。其無有不善者。性也。有不至者。性中夾帶之習氣也。不可不求其至者。去習還性之功力也。所以明明德與新民。皆當止于至善之地。然而止到那至處。是學問得力事。所謂聖之事也。知得那止處。是學問最初事。所謂智之事也。不知止如何能止。這箇知字。是明德之在人。不論聖凡。恒常靈而不昧者。凡人習而不察。聖賢擴而克之。不知止。則易爲岐道所擢。易

爲浮議所動。此中甚是不安。于至善本體毫釐有差。千里成謬處。必不能詳審思慮。而欲其學問之有得也難矣。何也。天下凡物皆有箇本。凡事皆有箇始。不知得先後。從何處下手。故止處是大學究竟處。知止乃大學開手第一著處。知止者。知所先也。此時雖未到止至善的田地。而已與大學之道。不甚相遠。朱熹陽謂明德爲木。新民爲末。蓋指學者扼定要明新。便自物而不化。如其爲物不貳之物。其實當初聖賢之旨。亦未必以明德新民分本末也。學貴知所先。故古

人從明德中。便想見天下。從明明德中。便想到明明德于天下。又從天下國家。遊想到身。及想到身上。便得了箇本。却從身子內。想到心意。雖爲此身之主。其實統具于身。合心意是箇身。合誠正只完得箇修身。若使見得不明。豈能至誠無妄。前所云知先知止。皆此知也。而豈可以不致乎。說到這裡。功夫已漸到那沒巴鼻處。若再說玄說妙。是爲妄想枯禪。豈聖賢教人身體力行的學問。故不復說向內而反打轉在物上。還天下學者一着踏實功夫。其旨蓋曰。說到致知。

更沒有甚先着。就在那有本有末處。一一羅列眼前。從中格去。拈出一箇本來。却從此處爭先做起。乃知家國天下。都從此身推將去。此身誠不可一日不修。正心誠意。是此身刻刻放不下的了。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如此看書。與聖賢本旨少有相因。若以之行文。亦不爲杜撰。先生復問諸子曰。朱註云。意者心之所之。這等看來。是心原在意之前。則宜曰欲誠其意者。先正其心。何以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諸子對不契。先生曰。心譬主人。意譬

奴隸。小人作事。累及家長。心是體。意是用。欲正二字。是由體以發用。先誠二字。是由用以達體。此處辨得不明。是謂毫釐有差。千里懸隔。又舉皆自明也。句以問諸子。諸子對如註疏。先生曰。自字不當身字看。蓋是三引書詞而識古帝王之德。造其至者。皆從明上做起。猶曰。皆自明明德始也。如此看。却與下章無所不用其極用字。更覺關會。且把明明德的功夫。越看得緊切了。若認作自明已德。則太甲無明德字樣。又作何附會。覲徵問若作自明上做起。太甲又如何看。

先生曰。放開明命的明字。覲定顧諟的顧字。則得之矣。諸子又問用極極字。先生曰。極有二訓。一爲標準。一訓無餘意。此句中兩訓俱備。學問不立定一箇標準。豈能行造其極。皆自明也。稱引帝王而責備學者愈嚴。此句推開在學者分中。而三王之標準俱在。又問邦畿一章。先生曰。首引詩如所云。在止于至善。次引詩與孔子之言。則所云知止而後有定也。熙字是知字。緝字是致字。孝弟慈信。推開說看。以前貼文王說者俱非。此四句是還止至善者布帛菽粟之事。蓋

曰知止能止。不過如文王緝熙而已。然其事豈求之
玄妙。原不出人倫日用之間。修齊治平。不出此四者
之外。若以此貼文王。則學修盛德。亦將贊衛武公乎。
道學學字。卽大學學字。自修修字。卽修身修字。恂慄
威儀。是學修得力處。盛德至善。卽著于此。到得民不
能忘。方可曰明明德于天下。方可曰止至善。又問聽
訟。先生曰。此章止首二句。是夫子之言。無情者三句。
是從夫子使無訟中看出。治民有本之學。以爲知本
者。作榜樣。若曰。人處天地之間。可以爲善。惟情而已。

人若無情。豈能爲善。訟生于無情。其所以無情。良由平日心之所之處。全不知天下有箇明明德之大人。所以說不出口處。都要一口說盡。使民無訟。則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我不必威令禁民而民之暗室屋漏。凜凜然有箇明明德之君子在那裡。不然。紛紛聽訟。是逐末也。豈知本乎。又問朱子釋格物致知之義。何如。先生曰。若作講學堂中。表出千百年埋沒之旨。則宜刪去此段。看鄭康成古本。若作學者格物窮理之功。此老真是難及。何也。吾儒知體不能現前。只是未

知處尚肯鑽研。已知處便不肯窮究。與聖賢溫故之學。天地懸隔。此老之妙。妙在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吾儒纔一用功。便要求明白。求明愈速。功力愈減。不知功力困于窮年。透徹開于一旦。一旦緊對久字。原不草草。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至也。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致也。非此老身親到這田地。亦難說到這裡。諸子進問誠意。先生曰。只毋自欺三字便了。誠意功夫。盡在三字之內。下面慎獨。非此外另有功夫。何也。人卽至愚。豈肯其心

作僞卽下面小人之揜著便可曉然。其所以敢于作僞者。只是自己欺自己耳。韓求仲謂致知之後。天人之路已明。此猶不大。愚謂不待天人已明。纔說得不欺。卽使閒居爲不善之小人。不肯自欺。便是真正君子。故曰箇箇人心有仲尼。功夫說到毋自欺。便屬人心曲隱微之地。卽下文之所謂獨也。豈是指點得出的。故特以譬喻明之。而以惡臭好色爲毋自欺的樣子。又恐四字不足以形容。加一惡字好字。真是令人欺不將去。豈是朱註好善惡惡之謂哉。獨是毋自

欺的本來面目。慎是毋自欺的極則功夫。毋自欺便是慎獨。非將慎獨之學。作毋自欺之功也。小人只爲看錯了這獨。認作人不見的。不知人未先見我。我已先見人。人未必有心攻探我。而我一見人。便覺自己揜飾不過去。覺得我的肺肝。却被人洞見。如俗語云。作賊人膽虛。少不得自己把一段欺人的行徑。和盤托出。豈不是自欺。故說到誠中形外。以著不可不慎。而凜然于十目十手之嚴也。何若明德在躬。爲潤身之本哉。故曰。君子必誠其意。心廣是德。體胖是潤。如

粹而盎背之謂。若誠明德在躬。卽形容枯槁。而形色自彰天性。故又曰。惟聖人可以踐形。

是日也。先生出署最晚。計入座晷移申刻未旣。至漏下一鼓餘。人無厭志。先生亦無倦容。諸子復請益古大學。先生曰。古大學之與程朱集註別者。至此止。向後則無有不同。朱註之附會割裂。先儒辨之最詳。其最明白易見者。以誠意正心。修齊治平。各有所謂二字。以冠各章之首。而明德新民止至善。則無冠首之字。是作書者。原不曾立傳可知矣。

而紫陽猶有一破綻。未經拈出。何也。紫陽既以三綱領。八條目。分列經旨。則綱領條目而外。別無名色。何以後來又云傳之四章釋本末。本末該釋終始先後。便不該釋乎。何處更搜得終始先後之釋辭。以附會經旨。是本末一項。將收之綱領乎。抑臚之條目乎。想紫陽亦不自解矣。如曰終始先後。俱在本末中。只須釋本末。而終始先後俱在內。連末亦在本中。只宜曰釋知本可也。不亦于綱領條目外。又添一蛇足耶。至于古大學之語氣。原無不貫。

其繫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于首章之末者。蓋以大學之功。明新皆當止于至善。求止必先知止。求知必先致知。知致之以何爲。求學之有本也。知得修身爲齊治平之本。而誠正以修之。則本治而未自理。便謂之知本。故曰此謂知本。學既知本。便是物格而知致。故曰此謂知之至。信乎功夫該從誠意做起。故以毋自欺爲誠意之的。而引衛武公之切磋琢磨者。以勵誠意者。學修之功。瑟僖赫喧者。以進誠意者。止于至善之益。如此則明德明于

民親賢樂利。無非是物。所以古帝王皆自明明德
做起。而咸用其極。向非知止。何以能止乎。故引文
王之緝熙敬止。以立知止之宗。而求之人倫日用
之實。以立新民之本。而懾民之志。故曰此謂知本。
此謂知本四字。直從所謂誠其意者。繁引詩書。緊
趕到此。以應轉首章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及此謂
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以著誠意者之全體大用。豈
曰錯簡耶。

次會諸友畢集。先生曰。註云身有之身當作心。張顛

侯主心字。高平子云。卽當作身字。方見身心相關。先生嘉之。且徵其何以便見相關。復徵云。此與下章。功夫在何處。如釋誠意則曰毋自欺。釋治國則云不出家而成教。孝弟慈仁讓恕。皆實實下手做得的。釋平天下。則曰絜矩理財用人同好惡。俱有切近之功。獨此二章。只反說箇弊病。全未曾說到功夫上。何也。諸友一時茫然。俱歎平日爲章句所錮。先生曰。信然。學者看書。要在書外看書。莫在書裡看書。此兩章不說功夫者。蓋以正心雖在修身之先。而功夫先著于誠。

意除却毋自欺。別無誠意之學。卽別無正心修身之學。家與此身最近。除誠正以修身外。別無齊之之法。故誠意之極功。直貫到平天下止。卽下面藏恕喻人。與好惡絜矩。俱從毋自欺做出。此章言心之不得其正。而推本于身有所者。蓋謂功夫在毋自欺之後。豈得復有不正之時。若使此心寂然。不爲客感所動。則那有不正。無柰身與物交。時刻俱爲七情所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俱是外來之遇。與血肉之軀爲物交。物若誠意之功。刻刻不能現前。則四者突如其來。便

成執著。此心遂爲所引而不能常在腔子內。以致視聽飲食俱無所主。而尚可口正乎。所以君子貴誠意以正之也。此處功夫不密。以致處家人骨肉之間。一味任情偏辟。好惡執迷。將明德本體。與止至善的源頭。盡爲障蔽。何也。明新止至善。先要在此良知湛然。不爲情愛所淆。此知體旣淆。則處處都成自欺的學問。豈能使身無不修而家無不齊也哉。此處站立得穩。則可以不出家而成教于國矣。其家不可教。是自已誠正之的不端。以致家之人。咸矯情拂性以相欺。

卽欲教之而勢已成不可教。非但曰不能教也。不出家三字中。包得有一字。諸友見否。衆未達。先生曰。此三字中。包得有身字在。蓋不出家者此身也。不出家而成教于國者。亦此身也。孝弟慈三者。只是從治國的大要領處。提出一兩件來說。非以此三者盡治國之道。孝弟慈三者。若說不能。則平日取法聖賢何用。若說已能。則夫子何以云子臣弟友。丘未能一。則知三者捫心自問。便難自欺。本此不敢自欺之一念。便是事君事長使衆之樞要。三句俱本毋自欺來。故能

事使相關。故引康誥如保赤子之書。以發揮誠字。心誠求之。毋自欺也。引此是爲孝弟慈三句。指出一箇事使相關處在誠。非但爲使衆說法耳。當此之時。齊家君子。止知求誠以立教。而不知滿腔中。都是慈祥愷悌。一家中。都醞釀成太和元氣。無復殘忍刻薄寡恩之事。夫人除却不忍。則何不可忍爲。行出來。便無斐子禮讓相先之意。故夫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己便復禮。便能讓。讓不與仁對。蓋仁所成也。故堯舜以之帥天下。而桀紂反是。除却仁。便是暴。原不兩立。故

二者皆能帥天下而使民從。若所令反所好。豈是欺人。只是自欺。豈君子有已求人。無已非人之恕道乎。恕者求仁莫近之本也。亦反身而誠之要也。不恕未有能誠者。不誠未有能動物者。而曰仁覆天下。有是理哉。所藏乎身四字中。亦包得有一字。諸友見否。衆未達。先生曰。此四字中。包得箇心字在。蓋以心藏在身中。恕與不恕。人不能知。可以相欺。而不知此心獨知。先難自欺。而欲人喻也得乎。故下繁引詩以詠之。平天下在絜矩。絜矩是借用字眼。天下人只是箇情。

字。天下人之情。只是此心而已。天下之不平。情不平也。天下之情不平。心不平也。圓融處多。便有許多不出乎中之誠然。初尚欺人。久之便自欺了。惟方正處多。則一毫遷就不得。故將矩字喻人之情。以絜字喻平情之法。天下人好上還平得去。只到了已所不欲處。便有許多平不將來的。故以所惡暢言之。而好可知。平天下者。咸曰作好作惡。皆維辟之事。何恤斯民。此已大不是。說者又謂我之好惡。何不可同于民。不知好雨好風。南北燥濕。卽在民已不能同。而欲上下

之能同也。此實難矣。即使能同。待得民好乃好。民惡乃惡。則君門萬里。何時膏澤得下于民。亦非父母斯民之道。不知平天下者。有何所好惡。騫動一念。便想到百姓們身上。是他們所好所惡否。若非他所好惡。豈可背民以徇己。總是提此心于未形好惡以前。推此心于民好民惡之內。民未嘗曰是其所好。而我預審之曰此民之所好。是我原無好。以民之所好爲好。而所惡亦然。此之謂民之父母。故兩引詩以詠歎之。而責其以慎得衆也。凡此者。人見以爲平天下之君

子與民同好惡。而在君子分中。只是慎此明明德之學于天下而已。此德字打轉經文明德之德看。而以人土財用廣之。從來泉貨流通。是經國子民之本領。此處不權本末。則用人行政之間。都做了以身發財之事。而聚歛之小人。得以惑之。此處權出本末。則用人行政。都是以財發身。而聚歛之小人。皆無所庸心焉。蓋人主通天下爲一身。泉貨爲周身榮衛。容賢愛國之人。是以清心寡欲。培養元氣于天全。妨賢病國之人。是以嗜慾利樂。助長邪氣於臟腑。此處好惡不

明則養元氣者不得進。而取邪氣者易與爲親。聚斂
術工。元氣日削。好惡與民性相拂。而情不能平。心亦
爲之不平。求其矩之不踰也難矣。夫妨賢病國之人。
原不利于百姓。一段逢君之術。先固結于人主。百姓
何由得知。而平天下者。預先看破。逆絕使遠。則是預
體斯民之好惡。而決志行之。便是民之所好好之。民
之所惡惡之。故曰惟仁人爲能好人。能惡人。否則拂
人之性。而求其以忠信得民也難矣。尚能得理財之
要術乎。天下只有此財。不論生者何道。只論生之者

爲仁與不仁。若是仁者，則爲發身之助。若在不仁，反爲培克之媒。百姓見以爲財源，而平天下君子，則見以爲通身之榮衛。百姓見以爲理財，而平天下君子，則見以爲仁天下之術，不出此外。津津然好之，百姓領此，便覺得忠君愛國之心，時刻不敢去懷。始信太倉九府，終爲有盡之藏，而府海官山，不盡自然之利。家藏戶蓄，豈曰豐裕在民間，而何用聚歛之臣爲也。初然只見得斯民好義，而不知無疆之利，卽開于此。假使平天下君子，不見得此處是仁術，而以發財之

心行發身之事。好以徇己之欲。而不以篤天下之仁。則惡處如何打得過去。猶曰我欲平天下也。看來總是箇自欺。故大學一書。可一言以蔽之。曰毋自欺也。

中庸講錄

男觀徵錄

諸友請講中庸。先生徵諸子以各出所見。吳介仲曰。在天爲不己之命。在人爲五常之性。高勵昌曰。註云。命猶令也。先生又徵以各宜暢所說。諸子對俱不契。先生曰。此命字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的命字不同。此諸家附會之過也。程朱命令之訓良是。但要發得暢快。諸友言不盡義。只爲平日以書看書。不曾以當人之身看書。要得書旨透切。只須將此句書。打疊到自已身上。試看此身在形骸去具以前。從何一旦而

有此軀體。又從何一旦而有此五常之性。則知子思子天命之說。與朱程註疏。俱非劈空撰出。苟有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卽天命之謂性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率性之謂道也。此箇軀體。在凝結之初。既不由楷模以成。亦不由造作而具。只有陰陽二氣。相與胚胎。氤氲化生兩字。極確極真。二氣相蒸。動靜互爲其根。遂結而成水火木金土。陰陽有氣而無體。五行有體而無氣。五行各有陰陽。卽各以陰陽之氣爲氣。而仁義禮智信之理。遂與水火木金土。附麗而生。

此處孰使之然。則夫子所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此道字與率性之道。道字不同。率性之道。在天命以後。一陰一陽之道。在天命之初。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是也。以運化主宰言則謂之道。以萬物受衷言則謂之天。形骸未具以前。二氣蒸動。清濁未分。全是此箇物事。在中參伍摩盪。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非數目字也。一處便是命真。故陰陽者氣也。五行者形也。五常者性也。此程朱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爲極妥極當之論也。蒸民之

詩所以云有物有則也。五常之理。與五行並賦。不待矯揉造作。率由出來。自與聖賢理道無一不合。不啻聖狂愚不肖。率出來都與道合。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箇箇人心有仲尼。此孟夫子性善之本義也。但是知覺日深。漸染習氣。率出來。未免有過不及。故君子修之。以教天下萬世。使之返習而還性。盡人而合天。諸友曰。然。人有纔通知覺。便自剛狠暴戾者。豈又不戾于性善之旨乎。先生曰。此便是習氣。難與諸友言之。恐起人疑謗。

其實乃聖賢立教之本意。但聖賢引而不發耳。何也。此便是未知生。焉知死的。真要緊處。人只死了便休。聖賢亦不必費許多氣力。教人勉爲善。須知人不會死。此箇形骸軀殼。譬之草木。秋霜肅殺。莫不隕落。豈不是死了。到得春氣薰蒸。自然又生發出來。須知此草原不曾死。又譬之五穀。爲種之美。成熟以後。斬刈將來。豈不是生氣斬盡。及至次年播種。依舊萌芽復生。一粒故種。結千百顆新實。故向嘗對友人言曰。有降者。必有受者。有賦者。必有秉者。論受秉以後。性爲

體而心爲用。性在心之前。論降賦之初。性在天而心在我。心又在性之前。只觀芳草生于青郊。年年不離故地。新穀結成香實。原從舊穀發生。但是今歲種艾。蘭。秋後雖死。明年仍發艾。蘭。今歲種嘉禾。秋熟雖藏。明歲仍成嘉種。故剪蓬蒿而植艾。蘭。鋤蕘稗而植嘉穀。此去惡爲善之道也。而艾。蘭。嘉穀。卽生于蓬蒿蕘稗之區。斷未有植蓬蒿蕘稗。而能發生艾。蘭。嘉穀者也。此屬人一邊事。至于天之所降賦者。淑氣薰蒸。雷雨膏澤。不擇蓬蒿艾。蘭。嘉種蕘稗。而各予以生意。則

知天所賦予。無有不善。卽蕘稗蓬蒿。亦莫不各有其生意。是物所原來。亦無有不善。其同此無不善者。性也。而究竟不免于蓬蒿蕘稗者。則未死以前。習氣深重。到那發生時候。習氣復來。將天命一點至善嘉種。都混入習氣裡去。如何得復還無不善之本體。可見性原至善。都爲習氣寬他。故君子教人明善。不但爲此身此日而言。正爲後來承受時。莫辜負天之所以降賦者。故曰知生而後可以知死也。信得此席話。則知纔有知覺。便爾暴戾。是帶來習氣使然。非性之罪。

也。是以君子修之。此道既原于天。率于性。而成于教。則便是當人之身。時刻離不得的。尋常說書。只說得箇道也者。不須更離也。略看了可字。故把此句書。看作體物不遺一般。做道之體說。非也。此句書。原不是指道體。蓋爲體道者。極力喚醒。使他刻刻無雜用心。喫緊在一可字。故又以可離非道申言之。既云須臾不可離。便當事事修。時時修。遇事修理。遇理便修。其過不及。以歸至善。萬一事事湊積于一時。豈能分心處處照管。不惟照管不及。亦且瑣碎太勞。君子到此。

看得此道有箇源本。所謂天命最初之體。時時刻刻。在當人之身。只是人覩他不得。聞他不得。這箇所在。性習由此而分。理欲從茲而判。礙此者戒之使不入。保此者慎之使不失。然這箇念頭。一刻放鬆。便成隕越。直須時刻凜然。如臨淵集木。遇事遇理。自然合拍。當可。而不與此道相離。恐懼不與戒慎對。功夫益覺嚴緊。纔于須臾處得力。夫說箇不覩不聞。若像個隱的。微的。說箇所不覩所不聞。明明有箇的真面目。莫見莫顯于此。故君子戒慎恐懼于一物不有。一念未

動之地。兢兢然臨淵履冰之不啻也。此箇獨字。便是上邊所不覩。所不聞。便是下邊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卽是天命本體。若曰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便又落覩聞邊矣。一落覩聞。便涉在七情交感一邊。便有偏倚。何容慎哉。故緊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接之。喜怒哀樂自是情。其未發則是性。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蓋本諸此。人之一身。除却喜怒哀樂。別無用心處。天下人。除了喜怒哀樂。亦別無同心。此情在未發之初。覩也。覩不得。聞也。聞不得。與無聲無臭之天

載同流。處處是形骸。未具以前真正面目。形骸以後。事皆托根于此。真是人我同于一原。萬物皆備于己。過也過不得。不及也不及不得。有何偏倚。有何方域。迥然獨立。絕物孤懸。豈不是天下之大本。從此處發將出來。那有箇過情的。那有箇不及情的。我以爲如此。人亦以爲如此。天下人亦莫不以爲合宜如此。卽揆之于無情草木。亦必無天札瘥厲之事。豈不是天下之達道。可見人但患不能盡其性耳。能盡其性。自然人物兼盡。人物兼盡。則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

贊化育而與天地參。此天地位之說也。盡人物而贊化育。則萬物育之說也。而皆本于能盡其性。此致中和之說也。惟君子爲能慎之于未發。而擴而克之。故全體是箇天命時本來面目。學者從此處認定樞紐。直從天命處體勘到率性。從率性處體認到聖賢修己治人之功。始知此件大事。原須曳離他不得。却又觀也觀不得。聞也聞不得。慎以修之。自然親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而大本達道萃于一身。擴而克之位育在我。此便是外王之學。從此處認定樞紐。達觀

到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何有參贊。不外中和。中節之
和。又從此未發之中。達將出去。誠哉此箇物事。以爲
隱微。却又躍躍孤懸。以爲孤懸。却又不落覩聞影響。
真是須臾離他不得。凜凜然戒慎恐懼以修之。自然
親見我形骸。未具以前的真面目。與一陰一陽之主
宰。源流相接。不曾增減分毫。到得軀殼枯槁。一點靈
明。與天命降衷。承流秉化。依然是箇聖賢種子。豈非
內聖之學乎。中庸一書。直把此章看得七穿八穴。後
邊分作兩大段看。以終此章之義。自仲尼曰。君子中

庸以至誠則明矣。止作一段。以終此章。天命至大本
達道之義。自人物參贊以至達天德止。作一段。以終
此章。中和位育之義。末章繁引詩書總結之。與此章
同體。庸訓作平常之理。非庸者用也。時中便是君子
用處。亦非以庸字來換和字。和原從中裏發出來。對
立不得的。修道君子認得天命本體。只是未發之中。
故止一中字。終身用之不盡。而君子小人皆從中判
焉。此箇物事。如日用飲食。不離當人之身。而人自不
知。所以非失之過。則失之不及。總之知體不能現前。

只是不能明善。舜從問察中。明得此善。是中之本體。故卽用之于民。此聖之事也。否則須用擇善固執之功。如顏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賢人之事也。雖然如此。却要辦得一副剛健中正的精神。而後無隱恇半塗之事。然此件大事。體備如聖人。廣大若天地。亦不能窮究兼統其至。而不知就在愚夫愚婦。知能日用之間。若從子臣弟友中。實實體認。自然無入不自得。此行遠登高之。必有所自也。自者何也。誠也。鬼神體物不遺。出不了。一誠。旣明此善。

而可以不求誠乎。明以求誠，則聖賢開闢希有之事。如舜以匹夫而帝，武周以革命而王，無一不是時中。無一不歸至善。可見天下之達道，原不離當人人倫日用之間。不誠以行之，則達德亦有所不達。而以之治天下國家也難矣。故明善誠身爲天下國家之本。而擇善固執爲明善之極功。乃知天下只有兩種人。不是合下來完滿具足。常明此理，便是擇善固執。求明此理，所謂合下具足者何。我所謂天命之謂性也。所謂擇善固執者何。我所謂修道之謂教也。然性理

孤行之人不易得。而修道立教之事。則無人不可反
身以自求。是以君子貴致中和也。此爲一大段。夫致
中和則位育在我。便是能盡其性。而人物兼盡。與天
地參。其人亦不可多得。下此則致曲者事矣。致曲能
化。則可以與鬼神合德。而收仁智合一之功。與天地
同其博厚高明悠久。惟聖人以至德凝之。而爲制禮
作樂考文之宗主。型範帝王。効法天地。而使歸民育
物之德。上可配天。無少偏倚。以此言德。直曰天德。向
非擇善固執。以明天命之本來。何以辨此。故繫以固

字收之。達字從固字來。固字是戒慎恐懼的真面目。而以入德之自。推本于人所不見。以點明所不覩。所不聞之初體。以照應首章慎獨以前之意。却又推廣到篤恭平天下。以及化民不假于聲色。使復還無聲無臭之天。以照應首章大本達道位育之事。而復還他天命率性之元。故中庸一書一言以蔽之。曰。不明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愚以明善誠身教人之本旨也。中庸一書。既爲明善誠身而發。先要分別得君子小人用處。扼定主意。只做君子。自能動與中合。故六句

詳中。三出君子小人字。而不厭重疊者。蓋極力喚醒人在幾微之間也。小人非閒居爲不善之人。與夫子對子夏言儒者一樣。同此未發之中。是天命本體。君子便看到大本達道處。爲天地萬物位育之所由致。何等見得大。做出來自然時措咸宜。小人便看不到此。只以爲希奇隱恠之事。外不能見天地萬物。內不能見不覩不聞。日事穿鑿。何等見小。做出來都是沒規矩的方圓。沒本體的作用。居之不疑。更有何忌憚乎。故君子中庸。小人非不欲中庸。只是行出來。都與

中庸相反。故君子之中庸也。自家先已是箇君子。行出來便是時中。小人雖反中庸。而亦成了箇小人的中庸。但自家先已站定是箇小人。行出來那有忌憚。故上邊兩箇君子小人。所以分別之。使人有定見。時中忌憚上。又著箇君子小人。所以點醒人。使人有定守。不得忽畧看過。故下文極嘆中庸之至。而傷民之鮮能也。其所以鮮能者。只爲見之不真。以致行之不力。故首慨其不行。由于不明。次嘆其知體不能現前。只爲他精神力量。不先用在明上。却一味就趨格頭。

所以非失之過。則失之不及。如人莫不飲且食。而知味者少。味就在飲食中。不知便爲飲食瞞過去。斯道就立本于吾人喜怒哀樂未發中。不明亦便爲喜怒哀樂瞞過去。而欲道之行也得乎。此處便露出明字面目。明之維何。蓋求明此中之在人。爲萬善之所同歸。而大用之所由出也。觀聞不著之理。每在尋常淺近人口中。一語道着。人只爲自己認作極聰明的。說天地民物之理。惟我能知。下此者皆不足與言。如何肯去邇言中。用心問察。惟舜不自智。好的也問。不好

的也問。所以善與惡面目各陳。惡處不必照管他。善處却不可草草放過。凡善莫不有兩端。亦莫不有箇至當恰好之理。不得其至當恰好者。用之于民。非失之過。則失之不及。所以執之貴精。而後用之恰當也。乃知未問察以前。舜全乎其用智。不用智則問之無功。而察亦無術。一問察以後。舜全乎其不見已之有智。一見已之有智。則執者爲偏執。而用者爲強民。以不堪。所以首贊其大智。而未嘆其斯以爲舜。不復以智贊之者。所以起下予知者之不能守也。此處便露

出善字面目。而致慨于予智者之妄執。以爲擇而不能期月守。明善兩字。此處和盤托出。而以回之爲人。彷彿之。從來看此書者。如看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一般。不知此非泛泛一擇字也。加擇字于中庸之上。蓋所謂中庸者。原有箇至當不易之理。爲萬善同歸之極。任天地間千百箇善。只此一善以統其元。就在此中庸中。不擇則不得。旣得則不必求之天地。求之萬物。只須守此勿失。而位育逢源。大本以立。達道以行。豈是易能之事。所以曰中庸不可能。其曰不可能者。

非危言之。以絕天下人向徃之路。乃正言之。以激天下人擇守之堅也。故以君子之強繼之。和而不流。非介也。和從未發之中。處托根。卽到發時。猶有未發之意。在若一發便盡。則含蓄之意少。豈是堅固之道。中立非聯貫字。從中字斷了讀。此中在喜怒哀樂未發時。是天下達道的根本。不能毅然植立。則必有所偏倚。此中一立則不倚。不倚則無所撓。以之處有道也。是位天地。育萬物的手段。以之處無道。亦是位天地。育萬物的心腸。其曰不變塞者。非不變窮約之所守。

此塞字與秉心塞淵之塞同。蓋君子未處人國時。此身聰明才知。都收斂到戒慎恐懼上。以養中和位育之基。到得國有道時。天地由我而參贊。萬物由我而化成。使學問一味張皇而出。不惟聰明睿智之不固。亦且把戒慎恐懼之心。都發越出來。如何能堅忍到底。至死不變者。非意氣節烈邊事。蓋平日談中和談位育。都在喜怒哀樂未發處。觀聞見顯不著處。一派道學話。把偌大一箇天地萬物。都收在未發中。無道時。那箇來係你。使認之不真。守之不定。少不得便要

貶損。變遷就。變。以爲明哲保身之學。而君子則至處
不變。方能使民所鮮能者而已能之。故謂之依中庸
之君子。依字絕妙。說箇須臾不離。還有離時。依者如
人之依衣也。衣來依人。便有可不衣時。人去依衣。則
自朝至暮。自暮至朝。那一刻是去得體的。人去了衣。
便成不得人。君子去了中庸。還成得箇君子麼。此種
學問。全在人所不覩。人所不聞處。着精神。不是故意
要遠脫人世。日日在儔人廣衆中。而立心制行。全不
與人相混合。豈非遯世。故易曰。行其庭。不見其人。如

何能見知于人。慙恠到此。便要廢然自返。遵道者于此。使要中道隕越。君子乃恬然不悔。非聖人而能之乎。惟聖者能之。非曰凡人所不能也。正見惟聖可能。這箇聖人。也不過是人而聖者也。柰何以聖人自絕。而不肯作毅然爲聖之想乎。故千古聖人。與愚夫愚婦同體。千古聖人。亦莫不與愚夫愚婦同道。聖人所知能的。愚夫愚婦亦可知能。愚夫愚婦所不知不能的。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豈但聖人。卽廣大莫若天地。亦不免人猶有所憾。聖人到此。只行其常。以爲道自費。

也。道自費而隱也。賢知之過者。便愈加推索去。行出來都是恠事。他說他極是聰明。看破到聖人所不知不能處。聖人看他。只是箇愚得緊。不是愚。如何穿鑿出許多隱僻恠誕之事來。君子不必如此。卽就愚夫婦所與知真能者。看到那極大處。便說到位天地育萬物處。夫說到位天地。則天地也載他不住。說到育萬物。又有何物可以載他。故曰天下莫能載。卽就這極大處。看到那最小的田地。便覩也覩不得。聞也聞不得。到覩聞都用不得。還有一物可破他否。可見這

箇物事。無日不在人耳目之前。却無處落人聞見之內。上至于天。下至于淵。便盡了一箇極大的世界。而詩之咏鳶魚者。早已把上下的道理。昭察著明。不然而必要以知能窮聖人。則上至于天而止。問其上至于天者。幾千萬里也。聖人所不知。聖人所不能。何若卽詩之咏戾天者。而凡物之輕舉。莫非此道之所峻極。而上之理已著。下至于淵者。幾千萬里。聖人亦有所不知。所不能。何若卽詩之咏躍淵者。而凡物之潛泳。莫非此道之所遊行。而下之理已著。何者。此道在

世界中。上至于天。下至于淵。滿世界。莫非此箇物事。爲之瀾。滿克塞。而却不在愚夫婦之外。別有一端。夫天地間。除却君臣上下。別無參贊位育下手處。然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而後知天位乎上。也在此大本達道中。地位乎下。也在此大本達道中。聖人是此喜怒哀樂之性。愚夫婦也是此喜怒哀樂之性。極之天地的陰慘陽舒。亦莫不是此喜怒哀樂之性。故天地一陰陽也。一大父母也。夫婦一陰陽也。一小天地也。做到

至聖極神。脫不了夫婦兩字。做到聖功神化。只了得箇夫婦身上。萬物備我。與天地同體之事。看到這裡。方知萬物皆備于我。天地與我同流。大本達道中。了却位育之功化。這種學問。真是實載事。不是空談理道。人只不肯實實理會。而欲遠人以求之。所以愈求而愈遠。何也。人只爲以我治人。便覺得有許多不合處。若是以人治人。便何等省力。上人字不指君子。下人字不指衆人。蓋爲自己一身。以知覺靈明。治形骸肢體。以執理不化之念。治活潑潑地之心。皆是此病。

君子只見得天地間。少不了是子臣弟友。只以子臣弟友自治。何嘗于當人之外。別取一種道理來治他。故曰以人治人。治則未有不改。改則不必過求。便與中庸脗合。此忠也。恕也。未必便盡了聖人之道。而違道亦不遠也。論語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此云違道不遠者何也。人之性不可見。而情可見。故喜怒哀樂未發處不可見。而發皆中節處則可見。聖人之道。全在未發時。溫養得元氣渾涵。發出來自然與人。物同見其是。方謂之和。方謂之達。施諸已而不願。亦

勿施于人。必待臨時平心較量。方做功夫。則人我未
交以前。全未着力。就使與聖賢同志同道。只叫得箇
忠。叫得箇恕。叫不得天下之大本。叫不得天下之達
道。所以曰違道不遠。故某嘗語人口。夫子之道。忠恕
而已矣者。曾氏子之學。賢人之學也。是曾氏子自陳
得力。非夫子之所謂一以貫之也。其所云以人治人
者。于吾夫子之自治而得之。子臣弟友人也。君父兄
友。亦人也。求之未能。所謂以人治人也。豈曰以我之
人。治人之人也哉。這箇道理。極是尋常。自有物有則

之初。便具以爲喪德。說將出來。都是人倫日用中。極平常切近的言語。人只爲看做是庸德。便不肯行。只爲看做是庸言。便侈口而談。不知你但未行。行則自見其不足。卽以上面事父言之。若樂論箇事父。豈夫子尚有未能的。若論到許世子之侍疾。及曾氏子之養志。克類至義之盡。真是聖人亦所未能。方知夫子之所謂丘未能。都是真話實話。非望道未見之說也。而臣弟友可類推矣。猶曰無不足耶。只爲看做庸言。則信口說將去。都是聖賢路上人。都是日用常行事。

真正一言之下。有無窮道理。何所不可說。不知不必。說到孔夫子之所謂志在孝經。非人所不敢戲談。卽在尋常晨昏定省。問安侍膳邊事。有多少說得到。行不到的。與其侈口而談。行之不逮。何如留有餘不盡。以看自家持行得力何如。不失爲慥慥篤實之君子也。以此自治。便處窮通得喪。無所不可。子臣弟友。所謂位也。素如繪事後素之素。凡人看此理在中庸之外。卽處子臣弟友中。亦莊飾出許多有道氣象。再不肯依本色行去。遂于尋常日用之外。別作希奇出特。

之想。謂天地間有一種聖人。真是人及不得。學不得的。他那一種學問。真在吾人尋常日用之外。自家恭不得。却又不肯罷休。却裝點出一般行徑。以爲忠孝弟友之能事。不知孝到格。姦底豫。忠到龍逢比干。在聖賢分中看來。都只是布帛菽粟之事。他原是本色行將去。學他者。便不能依本色去做。何也。此聖賢與常人。分量之不同。學問淺深之不一也。不然。上天下地之間。得意之事。只有富貴一途。過此則貧賤夷狄患難的時節居多。此易所以云吉一而凶悔吝三也。

四者在天地間。是那一箇跳得出的。身在子臣弟友中。非富貴就是貧賤。夷狄患難。那由得你不入的人。不肯依本色行去。遂覺得有許多不自在。不受用處。只看夫子蔬食飲水一章。便是處富貴貧賤妙處。看之夷狄不可棄。居九夷不陋。微管仲亦少不得被髮左衽。便是處夷狄患難的樣子。一向將四者看做位。只爲中間有箇素字。不知四者遇也。境也。非位也。子臣弟友位也。子臣弟友中。原有不齊之遇。人只不能依本等行去。故合四者之遇。不過居上居下而止。所

以于上下中着箇位字。于富貴貧賤四者中。止下箇素字。上下者。子臣弟友之位也。不凌不援。便是真正本色人。立身行己。那有一些不正。何處更去求人。而作怨天尤人之想乎。這等看來。一味正己。更不求人。功夫何等庸易。一味只管自己。更不必問他人。此中何等平易。而所遇之富貴貧賤。則命適使然。若丟開自己。去周旋人世。援上陵下。與命數爭衡。此中何等險。此事又何等險。毋論愈險愈難。即使萬一行過去。亦只是微倖苟免而已。豈射者及求諸身之意乎。言

此。學者不肯依本等度曰。本。色。做事。只是。簡。行。險。只是。簡。願。外。真。正。隱。僻。惟。誕。到。極。處。諸。友。此。處。皆。須。着。眼。其。所以。不。依。本。色。而。必要。行。險。者。何。也。無。非。把。聖。賢。學。問。看。做。極。高。的。極。遠。的。無。論。聖。賢。學。問。原。非。高。遠。即使。果然。高。遠。亦。必。從。卑。邇。處。一。脚。踏。去。不。必。論。到。如何。爲。忠。如何。爲。信。君。臣。合。以。道。朋友。合。以。義。卽。此。庭。闈。之。內。順。勢。道。理。好。不。是。難。舜。之。號。泣。旻。天。難。得。親。心。悅。豫。事。親。不。悅。則。信。友。獲。上。都。無。根本。而。夫子。得。此。于。兄弟。旣。翁。之。詩。豈。非。行。遠。白。邇。登。高。

自卑之明驗乎。不然。遠莫遠于鬼神。高莫高于鬼神。而其微顯莫揜者。不出人心一念之誠。人奈何徒事之高遠。而不于此善。既明之後。講求誠身之理也。鬼神日在天地間。視也。視不得。聞也。聞不得。如此。便無鬼神安頓處。不知鬼神無體。卽物以爲體。且無論一切草木山川附麗之物。卽以吾人一身而言。生者之五官百骸。與死者之五官百骸。莫不相同。而未死之時。言動持行。無一不盛。一死之後。鬼神去其體。止遺下道箇物。所以立就枯槁。故人身中。卽有鬼神。鬼神

不能盛。鬼神之盛。鬼神之德爲之也。鬼神之爲德。鬼神之精英。凝結不散。所謂誠也。鬼神亦離不得喜怒哀樂。故能以陰慘陽舒之性。孤行于人不覩不聞之中。而附之以爲體。若看到鬼神與我同體。便曉得鬼神在視不見聽不聞處。我那所不覩所不聞處。又是什麼。戒慎恐懼。無時放得下。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就在此。豈待入廟而思敬乎。此處不肯信。只觀祭祀之時。洋洋如在。果孰使之。鬼神使之也。鬼神何以能使我。我平日戒慎恐懼之功少。不曾看到鬼神與我同

體處少不得到入廟之時。自然一點靈明都被鬼神攝去。洋洋如在。那容你不誠。可見入廟思敬。人心之誠爲之。體物不遺。鬼神之誠爲之。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人奈何不于天地萬物。與我同源之體而求誠也。此處方露出誠字面目。可見人不明性之在。我在人者。原同此善。則擇守之功少。處處都是作僞。明得此善爲人物天地之所同原。那一處可以不求誠。既能明善以誠身。便把天地間從古及今。希奇僅有之事。都看得是尋常日用邊事。所以孟子曰如其道。則舜

受堯之天下而不以爲忝。聖賢行出來都是中庸。所以子曾子之。以及桓文之事。卽堯舜文武之事。堯舜文武是聖人。是君子。在不覩不聞處着精神。故行出來都是時中。曾之桓文輩。不是君子。不是聖人。不曾見到那位天地育萬物處。不曾在不覩不聞處着精神。行出來都是無忌憚。故舜以有鰥匹夫而爲天子。尊富饗保。若見爲開闢僅有之事。不知舜之德爲之也。聖德在身。自然祿位名壽。不求而至。大命在我。德有以受之。德到可以操祿位名壽之權。而集天之。

命。又像箇開闢僅有之事。不知在舜分中。只了得箇所求乎子以事父的道理。雖曰聖人之德。其實卽庸德也。特舜滿了這孝的分量。能獨造其大耳。不然。商周之際。成何等世界。明夷遘難。文王豈曰無憂。故終文之世。無一日不憂。所以周易一書。成于羨里。皆文王憂患中所作。而夫子獨信其無憂。蓋以天王明聖。時刻不敢去懷。而六州歸心。時勢又將在我。旣憂天命之不能保于明聖。又憂人心之不能與我相忘。此中若焚。因上下一想。前有明類長君之父。後有遵養

時晦之子。父有聖德。而僅自克勤。天下人信之。子有聖德。而深自養晦。天下人又豈不信。王季之作。可以無憂。武王十三年之勤。文王早已信他。必不肯驟作戎衣。耆定之事。不然。武王非文考少子。伯益考之醜。武王豈不見。太顛閔天。葦之謀。武王豈不與聞。若使有志伐商。文考一歿之後。便投戈相向。豈姑待于十三年之後哉。故十三年以前。實實是文考。天王明聖之意。十三年以後。不得已而順天應人。所以下章卽繫之以善繼善述。而推本爲達孝。不然。其父天王明

聖其子稱于比戈。雖曰爲之身嗣。克以天王明聖。必曰吾君之仇。而何以爲善繼善述也哉。聖賢看到這裏。都把來做子臣弟友分內事。以他胸中原是一團戒慎恐懼的人。原是一團位天地育萬物的學問。原是一團明善誠身以修庸德的心腸。故經也是權也是常也是變也是。看得到此。方可與讀中庸。不然。中庸教人以庸德之行。而必說到以匹夫而有天下。以諸侯而作天子。豈教人戒慎恐懼之意哉。與諸友辨別此而後與之說此兩書。文既上下父子而可以無

憂武王繼之。不過續此太王王季文王來侯封之緒。餘初無心于代商。卽曰遵養時晦。亦後人稱頌之詩。而武王當日。豈有此念。待至紂惡貫盈。獨夫自取滅亡。卽六七作之賢聖。到此也留不住。所以一戎衣而有天下。疑于失天下之顯名。而天下反信爲聖人。爲仁義之師者何也。只爲武王胸中。原不曾利商之天下。因時受命。故曰時中。所以若固有之。而不必如湯之台有慙德也。蘇子瞻謂商周之君。爲世運升降之一會。蓋以湯有慙德。爲不自安。武並慙德而無之不

知夏桀無道。盡在天下。未必如商紂之無道。播惡于天下而不已。且毒虐于天王明聖。執敬養晦之父子。自伯益考以及武王。何日脫商紂之虎口。而武猶勤服事于十有三年。臣子之義至此已盡。而君心不悟。又何慙德之有哉。子瞻猶淺之乎。窺聖人矣。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這一句書。夫子蓋得之魯頌。可見大聖人學問。自是不同。魯頌曰。至于太王。實始剪商。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此詩不特冤伯文王。卽太王亦冤沉吳已。夫遷邪避狄。自救不遑。何服用心去。

剪商祚。只觀天作高山。與皇矣上帝。及篤公劉諸詩。何曾有一字涉到剪商上面。此孟子所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蓋高山皇矣諸篇。及頌武王執敬勝殷等詩。皆出自周初。必成于周公召公之手。所以溫厚和平。魯自立太廟而後。已非周公之所安。而躋僖以後。人心益大槩可見。爲闕官者。只知稱美僖公。推本到后稷公劉。以見建侯啟宇之烈。誇張祖德。而反失祖宗當年之意。愚故曰闕官作而春秋益不得不作矣。夫子不刪之。非所以爲父母之邦也。亦將以正告

天下也。不然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何等渾厚。豈曰省文耶。故下節直筆云。武王未受命。正此意也。周公成文武之德。亦有深心。後來說書者。都說到武受命遲而未成。周公成之。成武也。正所以成文也。俱非聖賢之旨。文王小心服事。武王養晦誓師。父子原是一心。然到得誓師之後。未免君臣上下之分。倒置了一番。夷齊扣馬一諫。又何以告天下萬世之爲人臣子者。此時不急急講求出箇禮來。則武王之德。必不能著明于天下後世。竝文王小心服事之德也。着武王

累了。故惡惡講求箇大禮。以收拾天下後世之人心。到仁人孝子上。而後文武之德大明于天下。不然。追王足矣。而何以必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也哉。故下文便歎其善繼善述而稱之曰達孝也。春秋時舉少不得位與禮樂。都要易侯而王。所尊所親。都非穆考生之日存之日所行之事。昭穆相對。豈不恫然而不知看到繼述之善處。即使起死者亡者于今日。亦有不得不然之勢。故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而爲孝之

至也。聖賢到這裡。全不曉得有天下者是我我所有者。是何人之天下。只知道祖功宗德。是我子臣弟友中人。道之儀型。有皇上帝。是我叅贊。化育之主宰。在我國者。皆是與我同此性。天之人物。我不能治人物。如何能贊得化育。故制禮之始。莫大于尊祖以配天。配天者配饗也。非謂我祖之德。上與天齊。而直與天配。乃謂上帝在鑒觀。求莫之初。仁愛而眷顧者。我祖也。我祖在升遐之後。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故閭丘以祀天。所以報天之功。方澤以祀地。地原以代天而

有終亦所以報天之功。是君人者之事上帝也。而制禮者。謂以我事上帝。則渺茲厥躬。豈能格重玄而通帝德。有我祖焉。是上帝之所眷顧。而在帝之左右者。以之配饗。或者上帝其饗之。故曰所以事上帝也。若曰以我事上帝。不若以上帝之所眷注。而在左右者。事上帝也。而至于我祖之靈。則以禘嘗之義舉之。明乎此禮此義。則知我祖能治國。而上帝乃眷之。我能嗣祖德而治國。乃能以祖事上帝。而上帝饗之。斷未有不能治國。而可以事上帝。可以制郊社之禮。禘嘗

之義者。治國之道。不示諸掌乎。不王不禘。蓋本諸此。前此坊間諸說。繁引周禮。皆未發明得聖賢之旨出。故下引九經。以爲治天下國家之大凡。而推本于明善誠身。以終性教之義。

政以人舉。人以道存。非泛泛說箇人存。故下文緊補出道字。只此兩節。便知得前面所爲道不遠人。天地間斷無除却當人之身。別有參贊位育之理。夫政也者。蒲蘆也。文法最奇。註云易生之物。非舉此以見地之敏樹。只將他來畫出箇政的樣子。以甚著人之爲。

道最是緊切。蓋哀公只管去問政。早忘却了當人之身。不知政只如樹中的蒲蘆一般。若無地道。何能得敏。人主只照管自家。是何如人。修何如道。政之敏易易耳。然是人也。不是我一身。便能孤存得的。凡能與我講求此道而伴政之敏者。皆人也。天下惟此一人。不是容易招致得的。全看我當人之身。是與他志同道合的。方纔能爲我用。在人取人。兩人字。同人存的人字。則指取人以身之人言也。人既以身取。則不可一日不修。修之云何。卽修以能敏政之道而已。此

道在當人之身。原是位天地。育萬物的根本。一念之
慈祥。便是布滿世間之太和元氣。故曰以仁。話說到
以道以仁。便節節說向內去。未免起哀公以玄妙之
解。故急急打轉到當人身上。所以曰仁者人也。諸友
試看仁字。豈不是道。仁者人也。豈不是道不遠人。人
奈何只是舍却自家一箇活潑潑地爲聖爲賢之體。
而別求所爲道也。諸友好自體認。莫作講書會。仁不
遠人。先須從自己家中一本九族上做起。此處行將
去。適也不可。莫也不可。有變通。又要有斷制。非義則

孤守一仁。何以能時措咸宜。故仁之
事。符處是義。而義每足以成仁。若非以天地間第一
等人。與我講求精進。則恐每能掩義。如何曉得天地
間。只有這一本爲最篤。下此都從這裡殺得去。不惟
此處不知所殺。連求與我講究此理的人。分量之淺
深。識趨之高下。都辨不出來。行將出去。如何得有禮
夫爲人上者。莫過行事有斷制。處事有節文。而皆仁
字中包舉生發出來。却不曾離了當人之身。別有甚
絲絲作用。豈非人道之斂收乎。故曰君子不可以不

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却在親親上做起。欲修身可不事親。合身與親。出不了箇人字。合修身與事親。離不了箇人道。故不可以不知人。若要知人。不能明徹本源。曉得天命以前。物則並賦。如何知得親與我。都在二氣五行化生之中。一刻離了賦稟之初。便氣質茫茫無有主宰。尚能于當人之身。而求盡所爲。義禮完備之仁體。說到此。足知君子戒慎于所不覩。恐懼于所不聞。全是知天知人之學。學者誠不可一刻放過。諸友又莫作講書會。話說到知天知人上。又

不免轉入轉細。易使作玄妙之想。故急急打轉到人倫日用上。而約之于所以行。上節要着眼看知字。下節要着眼看行字。知行並盡。便是下面明誠擇善固執之根本。大意謂知天知人。豈是知之玄特深隱。就在吾人人倫日用間。只觀天下之達道有五。而所以行之者。只在三達德。夫達道有五。而達德有三。似乎道當各盡。而德有異名。不知只是一箇樞紐。運行到底。一字原從三與五而得名。不必泥定到誠字去。以下面還有知之。一。成功。一。所以行之。一。凡一字定當

作誠會乎。此執理之過也。上面修道以仁。只說箇仁字。而此處補出知勇何也。知字在知天知人中逗出。勇字在四箇不可以不中逗出。故曰知以開仁之始。勇以圖仁之終。諸友欲求明所以行者一。只須把達道達德。打轉在自已身上一看。不是以一念去行君臣之道。又以一念去行父子之道。遇君臣是此念。遇父子也是此念。以至遇夫婦昆弟朋友。無非此念。即使五者倅聚于一時。還他各各恰好也。只此一念。雖云明了的是知。肫懇的是仁。克滿分量的是勇。究竟

功的了的。盹的懇的。克的滿的。只是一箇念頭。隨說隨足。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非此一念。彼又一念也。故知行有生安學利困勉之不同。而到頭總是一樣。知行雖是並進。而知必定居行之先。何也。知仁勇三者。乃純備之名。豈能一促便至。少不得從相近處做起。先須知得此三者。從近處下手。則知得修身不外此道。而治人卽在修身之中。以之治天下國家。無不敏之政矣。逐句口連下幾箇知字。最要着眼。文氣至此。纔了得人存。下方是言政舉。故爲之列九經。

雖有九。而綱領却在修身。尊賢親親。是修身兩大柱。下六者。四是由親親而殺。二是列尊賢之等。道立九段。不作效看。合下節都是九經之事。但上是事之終。卽下文所謂立也。下是事之始。卽下文所謂豫也。故緊承之曰。凡事豫則立。先終于始者何也。治天下國家者。先要看到究竟處。則下手用功。方不草草。其意蓋謂修身以道。不修身則道不立。修身而道卽從我身上立矣。夫以藐然一身。居天下國家之上。若恃一人的聰明。鮮有不惑之理。故尊賢以辨之。夫親之爲

道止一本爲最篤。下此則無有不殺者。若我無親其
親之心。而驟分隆殺。非我諸父。卽我昆弟。鮮有不怨
者矣。我實親其親。不特不殺處。是所以親之。卽殺處
亦所以親之。更何怨。夫我以一人之身。爲賢親所取。
不有帥保。則賢之有等。親之有殺。一理不明。使多迷
悶。不行之。則賢親皆無所景仰。徑行之。則自己此心
已不安。如病眩焉。敬大臣則輔道有人。坐論必無不
恰之情理。故曰不眩。諸司百職。去我漸疎。不必責之
以報。而但使之盡禮。大小臣工。各有分際。報之不及

于禮是我疎之。卽報之過當于禮。必我之體貼臣鄰者。不能推心置人腹。而人方越禮以媚之。體之者如推心置腹中。痛癢相關之意。非手足指臂之說也。百姓遠君門于萬里。要他感恩戴澤易。要他終事急公難。要他犯上作亂易。要他興孝興弟難。從古百姓不能安。多起于不能勸善。如教子者。必教之爲肖子。不教之爲驕子。以子之道于民。則孝弟之行可行。而禮讓之俗可化。如僮曰戴元后如父母。豈勸字之義乎。治天下國家者。那一日少得財用。用字最妙。大學曰

有財此有用。以府庫之財爲財。知財而不知用者也。以聲色貨利爲用。知用而不知財者也。都不曾體貼到財用所自出上。故必曰來百工。歸字與柔字相合。以言情。懷字與畏字相反。以明義。皆實實指出九經的究竟處。以起下文惡切下手用功。豈徒曰效而已乎。齊明二句。總是箇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只觀夫子與顏氏子論仁。俱拳拳于非禮。則知此二句。非力仁者不能。不是修身以道兩句外。更有此一法也。此二者。擗之在我。我可以自盡。故不用勸字。遠人與我隔。

絕諸侯非我懿親。則祖宗朝世爵皆不可責望。太過故亦不敢用勸字。其餘六者皆有責望之意。故或易以勸字。或增一勸字。非無意也。人主得一二賢人。何如使通國皆賢人。且天地間中人多而中人以上者少。無以勸之。其孰肯見賢而思齊。故去纒遠色賤貨三者。不與人主親。而後有德者貴。其誰肯自外于貴德之世而不自賢。以我親親。不若使親親我。使親親我。不如使親各親其親。安得不勸。大臣位有師保之尊。親細務。則座論必無精義。職司社稷之重。勞案牘。

則變理必無大猷。從古大臣。斷未有不學而多術者。官盛任使。非所以逸之。使處優養尊。實所以勸之。使成就君德。士在下寮。不忠信。無以作其小心。不重祿。無以養其廉潔。百姓孰不思爲善。救死且不贍。奚暇治禮義。故時使薄歛以勸之。廩不給事。工何樂于趨事。廩浮于事。工亦何必趨事。且浮一而百覬。人人有僥倖之心。將勤者亦惰。故以省與試。量百工之事。而以廩與事。作百工之勸。此六者權俱在人。不得不爲責望。故各以勸字勵之。至于遠人諸侯。則無所容其

責望。直以懷柔二字。發明其理而已。這等看來。九經如此其繁。以九經治天下國家。如此其詳且悉。使事而謀之。節節而理之。且時至事起。而後分以應之。則鮮有不廢厥事者。故經雖有九。而所以行之。只是一箇樞紐。以運行曲當。但須預以圖之。則一者之根本已立。而九者之節節齊舉矣。故曰。凡事豫則立。下四句只是申明此一句。非九經之外。又有言事行道之四端也。訓詁家以一者何也。誠也。爲下節過文。遂將活潑潑地的道理。看作膠柱鼓瑟的學問。大不是。

須知不必拈一字。只須以行字貫下。蓋聖賢教人。外不得知行兩者。大義云。所以行之者一。果何道以行之哉。君子蓋不可不求誠也。人身自天命以來。曉得此身之主宰。全乎在天。則上自天子。下至親民百職事。無復有位乎其上者。自王者奉天以勤民。早已在下位矣。王者必受天之命而後能撫有天下。早已有獲上治民之準矣。而謂在下位者不獲上。民可得治乎。由獲上信友以遞推到順親。則知誠之爲道。不易講也。人只泛泛說箇誠身。誰肯不自信。只是反轉對

自己身上一看。果能不欺衾影。不欺屋漏。事事出乎心之所誠。然還是信得過。信不過。然天地間亦有此誠行得去的。亦有行不將去的。如舜之于象。是誠行得去的。周公之于管蔡。便是誠行不去的。惟孟夫子爲能推明是書。故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原下得少活。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則下得喫緊。所以要明善。學者只要看源頭處明與未明。假使未明。不特行權不可以言誠。卽守經也。叫不得誠。源頭處明了。經也可。權也可。常也可。變也可。而總之無害于爲善。不然。

以周公事主之誠。豈尚不能見信于同氣。即使當年不見信。而東征之三年。豈真威信不立。久勞王師哉。局公于此。必有反身以求信之意。故居東者三年。而究竟行不去。乃有破釜缺戕之舉。周公當日。若不明徹源本。自信其無他。而天下何以能信之乎。故源頭上明得清白。則經權常變。總是至誠。不然。大舜以昊天號泣之誠。而不免于不告而娶。將無夔夔齊立亦僞乎。與諸兄言及此。非以兩聖人開後之學者。以畫虎不成之路。只甚言善之不可不明。以著學者當求

之于本。毋求之于末也。夫何以明善。乃能誠身。只爲天地間原有兩種人。一種喚作誠者。以他從天命來。純粹至善。全乎氣稟之初。雖日處人中。而率之性者。不失維天陰騭之始。其道爲天之道。一種喚作誠之者。以他從天命來。原是純粹至善之體。而落在氣稟中。遂爲氣稟所拘。未嘗一刻不是聖賢。而未免有過不及。却又不肯自安于過不及。盡人之力。以合乎天命之體。雖日求此道于天。而終久是以人力自治。其道爲人之道。誠得天之道。所以能不勉不思。爲

容中道之聖人。誠之得入之道。所以必須用擇善之功。而堅固執之守。上言明善。而此言擇善者何也。明以知之炯然洞徹者言。擇以知之未曾發光。剴磨求澹者言。不擇善。未有能明善者。擇善不能固執。亦喚不得明善。故下以學問思辨。盡擇善之功。而以篤行爲固執之守。又以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爲反身求誠之道。故緊接曰。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也。子思子說到此。直見得天地間。無一箇不是聖人。無一箇不是誠者。那裡有箇愚的。那裡有箇柔的。只爲他

不肯擇善。所以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而畔乎中庸。真是箇箇人心有仲尼。人自不知擇耳。夫誠者合下。來天性未漓。而中處得處。乃由于不勉不思。非自誠而明乎。此我所以云天命之謂性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非自明而誠乎。此我所以云修道之謂教也。自。此理之具于人者言。則曰之謂性。之謂教。自人之能。其備此理者而言。則曰謂之性。謂之教。非異文也。人。但患不求誠耳。若使刻意求誠。將聖人之所爲不勉。不思者。終久爲我看破。豈有不明之理。此理既明。明。

一分則盡得一分。明十分則盡得十分。知道這裡。少不得要行到這裡。那裡有不誠的。下二句不是申言上二句。乃單主自明誠者立言。以天地間誠者少而誠之者多也。中庸至此。纔了得大本達道一段話。故下以參贊化育。攝之至誠之性中。使天下後世學者。用心去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也。

說書至此。先生復謂諸友曰。如此論說。縱使聞所未聞。只喚作講書。不喚作講學。而不佞講學之大旨。卽寓于講書之中。使諸友中有眼孔者。自能于

不佞尋行數墨中。看出言外之旨。便曉得此菴那幾句話。是書中所不應有的。何故逗露若此。自知不佞有苦心。在若使未必然。只須看此老何以拈着書便講。每講必有許多註疏中所未及的。即使啟口去辨論。他却能隨口就轉。要知得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爲善。只是教人擇善。若使日日擇時時擇。事事擇。無論沒許多絡索的精神。且聖賢那裡討許多零碎的道理。還你擇得出的。便開口說得。擇不出的。一字也不敢開口。因而隨手放下。

謂天地間那裏再有真正聖賢。毋論如論語中所云朝聞夕死。知生知死。孟子中所云天壽不貳。修身以俟。爲事天立命之學。萬一機緣遇合。一旦起而以未明善之身。促當人家國天下。且不必說到中和位育上。求爲信友。獲上以治民。則茫然無所措手足。亦不必說到信友。獲上治民。試請反觀自己。庭闈也。有離父母多年者。也有在父母膝下者。還是能順不能順。真真是不可以爲人。卽以日用衣食。略而論之。離父母者。或食君而遺羹之念起。

或能養而風木之痛生。此處如何發付去。其廕父
母者。膏粱文繡。俱出親澤。內反一想。親之衣我食
我者。義乎。不義乎。如其義。則一絲一粒。皆出瓶造
之艱難。何也。義必不苟取。不苟取則何以爲繼。我
不念此。親必念此。親念此而我不念此。則親心不
順。如不義。則何故以我一身之受享。而陷親爲不
義。親之取此。必非得已。爲我輩也。爲我輩而使親
爲此。是則不孝之大者。親違心以爲之。而我不念
之。則親心必不順。常將此念。提在心頭。自然想出

箇不貽親心以憂的道理。這也喚作是明善。而不
佞之所望于諸友者。不在此。有一善是萬善之所
同歸。陸子靜所謂先立乎其大。此處最要透切。故
王陽明教人以致良知。明到這裡。纔曉得孟夫子
之所云性善。孔子之所云繼之者善。顏子之所爲
得一善。大舜之所爲善與人同。若不明到此。任你
終日談性。談天。談未發。談尊德性。談道問學。談主
敬。談誠正。談行恕。談慎獨。都是說夢。今日與諸友
言及此。明日有一友向不佞曰。我明善矣。不佞如

何辨得。以諸友皆有學識。皆多讀書。這些話。誰處說不到。要辨得諸友出。必如不佞之所謂四禁語。一禁孔孟及諸經書已道過之語。一禁宋儒推明理學之語。一禁時文中訓詁註解之語。一禁野狐禪客機鋒。及拈拳樹拂之語。日將此四者。如四堵銅牆鐵壁。逼進前來。身也轉動不得。一開口。一念不觸彼。則觸此。如此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四者。如頽垣敗壁。不復遮攔。而我之力量克周。亦復遮攔不住。信口道將出來。或詩或賦。或說或

鮮使見者得未曾有而不佞以爲真正了徹不復
影響含糊方許吾友高談濶論爲孔曾思孟留未
墜之斯文去非拘拘然冠古冠服古服繩繩而趨
尺尺而步使天下人笑板腐道學諸友請從事看
勿徒作今日講書觀

明誠性教而後凡十二章中間推本于人者凡四其
餘則皆談實理耳此章蓋直指吾人性分中有人物
天地皆備于我之能事非至誠不能滯其量至第十
一章則見天地之化育原不在至誠大經大本之外

亦非至誠不能洞其源。故于開首處各列個惟天下至誠的字面。而末章則收攝到無穀無臭之天載。以使人認得天命以前之本體。中庸一書所由一線穿來。無少隔碍也。然天下誠者少而誠之者多。除至誠而下。便是致曲的學問。故特列其次。此外則皆論至誠之道。而推尊于仲尼與天地合德。爲亘古以來配天地之一人。所以變至誠而言至聖。自其實備此理。則曰誠。自其理備厥躬而身有盛德。則曰聖。凡此者皆推本于人。以明此道之有所歸。其餘則皆從理上。

發揮以著此道之藏諸用。非分疏天道人道之旨也。上章既引夫子之言。以終明誠性教之旨。此章則從謂之性的性字中。看出人物與我同原。天地與我同體。此性恢恢乎有克塞人物。彌滿天地之分量。人自不能盡。所以與人物隔而與天地睽。惟天下至誠。直從我性中看得人與物都從此托根。除却人物之性。別無自性。除却自性別無人物之性。故能克滿其量。不少虧欠。而人與物莫不各正其性命。而保合太和。所以一盡性而人物之性都盡。二氏只爲顧自性。遂

遺了人物。吾儒無一念肯遺人物。所以性體中。偏能
函蓋乾坤。而盡人物之所欲盡。爲天地贊化育之根
本。人只知化育者。天地之事。人不能參其力。至誠則
在自已性分中。實實做出裁成輔相之功用。非但空
談理道而已。參如參軍參政之參。竝立爲三。殊屬附
會。易云參伍以變。如所云參而伍之。以盡其變。亦非
如註中所云三數五數之謂也。以人而參天地。洵非
天下之至誠不能。然而此等人不恒有進而求其次
則惟有致曲而已。何以謂之曲。此理自天命來。人人

本有。在聖不曾增。在凡不曾減。聖人合下俱足。此聖
常明。其餘縱在習染之後。而原初聖凡同具之體。未
嘗不時露其一端。雖然呈露的是箇端倪。其實全體
卽于此處完備。自明求誠者。若非此箇端倪。又從何
處明起。先儒所謂從靜中養出箇端倪。正謂此也。致
如致中和之致。卽大學之所謂致知。初然只是箇端
倪。一經推致。就此端倪中。便現出圓滿具足之體。正
如首章所謂從未發中。建立中和位育之本也。故曰
曲能有誠也。上句是箇明字。下句是箇誠字。合二句

是自明誠三字。然又要曉得是曲能有誠。非致曲而後能有誠。惟其曲能有誠。所以愈加要去致。亦惟曲能有誠。纔是聖凡同具。于愚夫婦。與知與能中。畢具了。聖人不知不能之全體。人之不肯決志爲聖賢者。只爲不肯去致曲耳。間有端倪呈露。亦遂自委爲一曲之明。豈知不致則誠終隱于一曲。能致則一曲卽能有誠之全量。而形著明動變以至于化。與至誠同用同體。都在此一曲之中。而謂曲可不致哉。功夫只在致字。致曲以後。全無功夫。一路滾下。直趕到至誠。

能化。以著致曲之功。與至誠合德。夫致曲者。既與至誠同其變化。則能成變化矣。能成變化。便可以行鬼神。故聖人之德。與鬼神合其吉凶。人遂以爲奇特希有。而不知皆從實理中得來。所謂善也。此善在禎祥未有之前。蒼龜未見。四體未動之始。此念孤行。便釀成國家無疆之福。禎祥由此而感召。蒼龜由此而告吉。四體由此而發祥。此念汨忘。便釀成國家無窮之禍。妖孽由此而生變。蒼龜由此而告凶。四體由此而乖戾。人不能明此。而乃于禍福之將至時。問之四體。

問之蓍龜。問之禎祥妖孽。豈所謂如神之智而爲至誠之前知也哉。夫前知如至誠。亦不能于善不善之外。別卜與亡之理。求誠者尚安得于善與不善之外。別求自明而誠之事。故子思子于誠明明誠兩立之後。親切指點出至誠之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不出一善以爲求誠者下手切近之功。諸友切莫輕易看過。夫至誠之參贊。不出自性之中。而其次者之幾化。亦卽在此一曲之內。以致與亡禍福。取決于一念之善與不善。可見天地間人與物。都在我自家身上。去

求能盡人與盡物。纔了得自家性分內事。故聖賢惡急于求誠。良以非此誠。必不能成此人。自己成得箇人。纔叫做箇誠者。而益信誠之爲道。原是自家合當自盡之道。而非外求之天地人物也。先生說書至此。因謂在座者曰。此章三箇誠者。如何看。一友以前後兩誠者指理言。中間一箇誠者。指人說。先生哂之曰。情知吾友必作此解。不特此章三箇誠者。不曾指人說。連哀公章誠者。天之道也。亦不曾指人說。若作指人說。何以下面纔云。從容中道聖人也。凡言誠者。皆

槩言誠之實理。止得惟天下至誠方指體備此理之
人說。切莫錯會。夫何以誠者爲自成。良以誠者物之
終始。不誠便無物。無物則自己性分中。便有了許多
虧欠。如何叫得自成。所以君子必盡擇善而固執之
功。蓋以誠之爲貴也。予先說誠者自成也。豈是謂自
成已而已耶。所以成物也。不自誠。如何能成物。不能
成物。若何叫得自成。乃知天地間。只有此一箇理。以
之成已。則曰仁。以之成物。則曰知。合仁與知。皆是吾
性中秉彝之德。不分內。不分外。物與我同。具同然之

理我能體備此理。措將出來。自然與時咸宜。遂覺得無一物不正其性命。無一物不保合其太和。豈分成已成物爲外內之道哉。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鮮矣。人惟內外不能合一。措置便不得合宜。縱使立意求誠。有時做得到無妄處。亦有時做不到無妄處。力量有淺深。則不能無間斷。惟至誠從自性中。看出人物同原之本。故能成已成物。內外合符。而仁知全備。就如天行之健。而能自強以不息。此久道也。微發出來。便是

載物的博厚。覆物的高明。成物的悠久。其德直與天地配。而豈待見而後章。動而後變。有爲而後成乎。功能力量。到得這裡。則知參天地。贊化育。都是實事。不是空空談箇道理。因而識得自性中。原有與天地同量之分。只是明不到此。遂覺得內外不能合一。縱使學問做得到一處。不是仁者見之謂之仁。便是知者見之謂之知。如何能使仁知體備于一身。而爲物之終始。看來非是誠不到至處。只是明不到源本處。明則未有不誠者。只今諸友莫把人物看在自己性分。

之外思量那仁智兼備的是箇甚麼物事。仁與智從何處得名。合仁與智又是箇甚麼名色。自然見萬物咸備之體在天命繼善之初。立見你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措將出來。自然與時咸宜。便是至誠之無息。只怕明不及此耳。明得豈有不能自成之理乎。諸友急須體貼予這一席話。切莫徒聽說書理也。言誠道至此。則至誠完然是箇天地。至誠之道。卽天地之道。只須發明天地之道。而至誠之道。真箇著明。何也。以天地也。脫不了一箇誠字。故向後只言天地之道。而

盡之以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之一言。經生家說書拘泥着一字。遂將一言爲一字的註脚。遂引老氏之抱真守一。及得一以清得一以寧等語。爲此字證據。殊失立言之旨。其曰可一言而盡者。猶曰一言以蔽之也。明明指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之一言。又泥杜句者于不貳爲句。遂疑以爲兩言而非一言。此所謂不明大旨而尋行數墨者也。卽今就本文中。有不可以尋行數墨看過者。諸友當自家理會一番。莫只待予說。如書云其爲物不貳。自來以上物字

指天地言。下物字指萬物言。天地何以言物。爲有物字在。則天地亦道中之一物。此解易明。獨是生物者是天地。爲物的又是什麼。諸友曰。這却不知。先生曰。諸友只爲此學之源頭不明。所以日泥在文字名義上。故平日看書。未嘗不說得過去。一經人提掇。便要隨人顛倒。卽如此一問。爲物的是何物。是道。道又是何物。直須應曰。爲物的就是何也。天地之氣化流行。所由以立位而成形成象者。原不出此理。此理又是箇什麼東西。却圖繪他不出。所以命之曰道。道字是

借用字面。何也。道者路也。故古字從行從首。言人投足便是路。則一舉一動。如何外得此理。自其在當人之身。井井然有條有文。則謂之理。却一步一刻也。離他不得。則謂之道。若把道字看得做死煞的。謂天地間。畢竟有箇道。所以愈求而愈遠也。二氏之學。自高其門庭。曰不貳法門。人遂以爲此箇法門。真是玄妙。却不知建立此法門者。在流入中國之後。而吾儒之所謂其爲物不貳者。則在他此法未入中國之前。故子嘗曰。惟吾儒足包二氏。而能開二氏之學。二氏不

能山吾儒之範圍也。貳者戾也。疑也。携也。不貳者誠也。非一字之謂也。統向來諸儒說。應得如此。若在我看此書。連這物字也不指天地。夫天地間皆物也。有爲之者。而後有生之者。卽如人未生以前。先有箇人。此爲物在生物前之說也。旣生以後。也要去爲。此爲物在生物後之說也。未生以前。無爲物者。物從何處生。旣生以後。無爲物者。生且立就稿。豈能生生而不測也。我故知爲物處是誠。所以生物處也是誠。故曰誠者物之終始。至誠見得天地之道是如此。所以要

誠之爲貴。豈曰天地是一物。物又是一物之謂耶。惟其天地之爲物。生物處外。不了一誠。故至誠之博厚高明悠久。卽天地之道也。下因以天地山水。發明不貳不測之義。而歸本于於穆不已。以著維天之命。而終天地之道。又推本于文王之純亦不已。以終至誠之道也。看兩箇蓋曰字。則知一是爲天地寫照。一是爲文王寫照。切莫膠柱鼓瑟。由參贊位育。說到至誠與天地合德。與天地同其悠久。斯道何等大。信非聖人不能備。亦非待聖人不能行。若是真正以至德凝

子道的聖人。居上也可。爲下也可。有道也可。無道也
可。隱隱推尊到仲尼身上。而直著道統之有所歸。此
後至第十一章達天德止。皆子思子推尊夫子。以開
萬古絕學之傳。非如舊註分訓居上不驕。爲下不倍
之義也。大哉聖人之道。承上五章統贊其大。而歸之
于聖人。洋洋優優兩節。不對。發育峻極者。聖人之道
也。聖人之道。莫燦明于禮。使萬物無此禮。如何發育
得出來。故以德凝道。要歸崇禮。而三重以寡民過。亦
首先議禮。孔顏授受。亦止曰克己復禮。聖人見得此

禮爲節宣萬物之樞紐。故其儀世而威天下者。三百三千。不厭其繁。若非聖人直見到此。其何以發育萬物而峻極于天也哉。故未有聖人。此道日在天下。一有聖人。此道則專在聖人。而日行于天下。故體備此道者。不問道之行與不行。而先求此道之凝于我。若使德不造其至。則至道不凝。故君子尊之。尊之維何。尊之于人物同原之性而已。此性爲人物同原之本。以其體言。則曰善。以其體備于已而深造以自得。則曰德。故曰。民之秉懿。好是彛德。欲尊此德。必先知此。

德道問學者所以明之也。卽所以尊之也。故予平日
教諸友明善必明到善之本原。正要明到此處耳。朱
晦翁早年功力未免支離。所以云陸子靜只要人尊
德性。我這裡只是道問學。而陸子靜哂之曰。朱子又
誤矣。不道問學如何尊得德性。舍却尊德性。他所云
道問學者。又何事乎。宜乎朱子有晚年之悔也。此一
節書上四句是知。下一句是行。何也。道問學致廣大。
盡精微。溫故知新。皆是求明此道一邊事。此道旣明。
便知得天地間離不了這箇禮。欲使此道行造其至。

少不了只是崇禮。故敦厚以崇之。說到要敦厚。則三千三百。誠不厭其繁。而後能發育萬物。以峻極于天也。天下豈有淺薄的人。能發育萬物者乎。此分論知行。以見明善之功。先于誠身。求明之功。難于求誠。以著自明而誠。明則誠矣之義。若論真正源頭學問。則知行原是合一的。上四句雖是知邊事。而尊處道處。致處盡處溫處。則已是全副精神。都在行上了。敦厚崇禮雖是行。而敦之崇之。豈是懵懵行得的。早已是知了。此君子之以至德凝至道也。道既凝于厥躬。以

之居上則不驕。以之爲下則不倍。然天地間居上之人少。而爲下之分多。處有道無道。皆爲下不倍者之事。然天地間有道之時少。而無道之時又多。引詩則單爲無道足以容者。發層層說去。無非只爲仲尼以最上之德。而居爲下之分。處無道之時。刪訂贊修。使春秋之天下。能容此道。則此道便能萬古不夜矣。有道無道的道字。卽大哉聖人之道。的道字。國有道則道在天下。國無道則道在聖人。不是以口舌爭得的。此身旣爲道所繫屬。若使天下不能容此身。則不能

容此道。我欲天下容此道。安得不爲道而保此身。明
哲保身。全是爲道以自全。非爲我一人起見也。故下
章直以夫子之尊奉時王者。爲愚賤不倍之事。而著
夫子之敦厚以崇禮。正夫子之以德凝道處。不然。生
今反古。便是不明哲。豈所謂爲下不倍者哉。議禮制
度考文。雖然三者並峙。而度文則兼統于禮。故德位
並乘者。首先制禮。而吾夫子斟酌三代所因所革。亦
只是禮。此禮所以爲發育峻極之本也。雖然吾夫子
不倍時王。固是爲下者之分誼。然以之本身徵民。便

是知天知人之學。其所以必如此而後爲明哲者。蓋以王天下者。非此三重。必無以寡民過。上焉者。旣是杞宋之無徵。下焉者。又是韋布而不尊。此道將中斷于今日乎。則不得不以此身任之。而爲以道凝德之本。其曰本諸身。徵諸庶民者。實指夫子身有聖德而爲千萬世庶民之所徵。非如舊註。指王天下而言者之說也。君子旣欲以本身者徵民。使考之三王而謬建之天地而倍。質諸鬼神而疑。俟之來聖而惑。則德必不至。而道亦必不凝。乃其本身徵民之道。則上必

考之往古。下必俟之將來。與天地必欲合其德。與鬼神必欲合其吉凶。而後爲知天知人之學。學不至于知天知人。必不能與天地參。而盡人物之性。尚安得于舉動之間。使言行不違于人。而爲遠近之所繫屬。其曰動而世爲天下道者。非指成效而言。是說君子之本身而徵民者。一舉一動之地。都皆爲世世之天下。立得箇不易之常道也。于焉而行。則欲爲世法。言便要爲世則遠之。則求其有望。近之則徵其不厭。而後爲本身徵民之實。故特引詩而繫之。未有不如此。

而蚤有譽于天下也。若依舊解，皆指君子之成效而言。則末句所謂不如此者，又將何所指乎。這等看來，則千古以來，惟有我仲尼一人，足以當之耳。子思子推尊孔子，盡于開手四句，稱贊孔子，亦盡于此四句。四句既盡，下面只消比譬到天地，不必更言仲尼，而天地已爲仲尼傳寫殆盡。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夫千古乘軋御世，只有帝王。帝至堯舜，王至文武，便爲千古人倫之至。而仲尼祖述憲章之，則仲尼居然一堯舜文武矣。從來天之所以開物成務者，只是

箇時。地之所以承天。効法者。只是箇水土。仲尼上律之。則與特偕行。如太和元氣。仲尼下襲之。則流行艮止。動靜不易。居然一天地矣。此則推尊之至也。千古以前。舉箇堯舜。則堯舜以後。不知凡幾。聖人。千古以後。舉箇文武。則文武以前。又不知凡幾。聖人。徃古來今。一切都在夫子包羅之中。則仲尼是古今來之一人。上舉箇天時。則無人無物。不在天時之中。下舉箇水上。則無人無物。不在水土之上。上天下地。都在仲尼函蓋之內。則仲尼是天地間之一人。所謂稱贊之

占至也。則仲尼又居然一天地矣。天地覆載。日月四時。都在覆載之中。生麟鳳。亦生豺狼。生芝蘭。亦生荆棘。萬物並育。而不相爲害。有中庸。則有隱恠。有時中之君子。則有無忌憚之小人。各爲其道。並各行于天地之中。而不相爲背。良以天地間。同此一性之德。見小者成其爲小。見大者存乎其大。見小者如江海之水。各分其派。而爲川流。見大者則能敦篤其行。而窮神達化。無小無大。莫不從此人物同原中。各得其所。同得而並行于天地之間。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若

使天地止生芝蘭麟鳳而不生荆棘虎狼。止許大道孤行而不許異端曲學。各行其是。則天地亦不大矣。如今學者不能自爲聖賢。却要責備人以聖賢。少有異已。便要背道而馳。一見人賢。便要推敲到底。看來只是箇不大。夫仲尼身備帝王而合德天地。卽以之臨天下。亦是四德完備。如溥博淵泉而時出的聖人。天下惟至聖爲能以聰明睿智而臨庶物。仁義禮智。如溥博淵泉而時出的一般。故能使見而莫不信。行而莫不悅。聲名洋溢。以至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故曰。

配天向非我仲尼其孰能語此言蠻貊則不但中國
矣言覆載照墜則不但舟車人力矣言凡有血氣則
又不但人矣而謂配天可易言耶配字與位字參字
如字有別三者或論其理或稱其功用或擬諸其形
容配則盡人而同之天如陰陽健順之義非淺鮮也
然是聰明睿智也以之臨天下則有餘以之達天德
則不足何也天德不能現前必不能知天地化育之
理就在吾人喜怒哀樂未發之初而釀經綸天下之
作用惟天下至誠他從自性中立見人物之性與天

地同源。故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在我喜怒哀樂未發處。便立了天下之大本。而天地之化育。就在此未發處。了然洞徹。豈有一毫偏倚而爲之哉。所以曰。眈眈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也。向若倚聰明睿智以爲用。則一切經綸。都是聰明睿智用事。而非吾天命以來之天德用事。其孰能知天地之化育。就在我喜怒哀樂未發中。全體俱備也哉。故曰。以之臨天下而有餘。以之達天德而不足。是以君子固之也。下章求君子于人所不見。求敬信于不動不言。以至勸威不成。

于賞怒。平天下一本于篤恭。聲色不可以化民。而無聲無臭。始可以言天載。皆所以固聰明睿智而達天德處。使學者直透此道之大原。出于天而率于性。成于教。其所云闇然而日章者。猶首章所云不覩不聞。而實莫見莫顯也。其所云人所不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以至篤恭而不大聲色者。卽首章所云戒慎恐懼以謹之。而中和之所由致也。求之遠。求之風。求之顯。則聰明睿智必不能固。而與天德違。求之近。求之自。求之微。則聰明睿智皆無所用。而天德就在此一。

點真知確見處。得箇入路。故曰。可以入德矣。德字直
領上章天德的德字。三箇知字。直領上章其孰能知
之的知字。此是學者明善之本。姚江教人致良知。卽
致此也。向使此。嚙不能透現。何以于人所不見處。君
子獨能知之。而爲人所不及。且能見敬信于言動之
外。窺勸威于賞怒之先。以成篤恭之化也哉。學問到
得篤恭而天下平。便是于大本達道中。致出位天地
育萬物之事來。于喜怒哀樂未發中。看出天下之大
本達道來。此際直與無聲無臭之天載相通。豈是以

澤色化民者之能事。蓋以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豈是有殼臭的。這便是天未命以前的一着。所謂上天之載也。又豈是有殼臭的。自其既降而賦于人。則曰命。自其未命于人而爲天之宰。則曰載。真是萬善同歸之極。真是連善字也着不得之體。假使着得一箇善字。便是有聲有臭的物事。便叫不得至善。何以云至矣。明善者。必須要明得到這田地。方能使品物流行。物與無妄。而從自己天命中。直見得人物皆備于我。以裁成天地之道。而輔相其宜。纔討得箇自己性。

命着落處。纔知道得此源頭。在聖原不曾增。在凡原
不曾減。人人有參天地。贊化育的力量。而自不能誠。
皆由源頭處。知之不明。如何能擇善。能固執。而爲盡
人合天之事也乎。故曰。中庸一書。一言以蔽之。曰。明
善誠身而已。諸友切莫徒作說書會。